



南郭先生文荃小言

ホ 4
1862



木 4
1862



文筌小言

文有雅書有俗。凡學士大夫所修其辭之精者為雅。蓋潤色為文。故能載其道。以傳古今。六經子史。以至後世諸名家。是已。俗言而在於簡札者。質而俚已。故亦能便時行。以通貴賤。自律令錄語。以至傳奇小說。口解諸書之類。是已。的囉哩。這箇那裏也。為亦要為欲。

《文筌》



將爲以做爲爲者固是彼國之人方一閱喙
即能言之雖目不知一丁無須學而知是爲
何字若夫雅言雖其不侏離亦不學則固柳
柳州非杜温夫可知也焉哉乎也猶勞佻俾
况其所著巧拙天壤所以載道之具人爲不
易也此方學者往往漠焉不爲辨之遂至擊
節咄喝謬謂之奇甚者以爲玉版韋編壹是

彼方常言也故此方後進能辨此二端始可
與言文已矣

文章辭句不學則固故學而後得之豈惟後
世雖韓柳諸名家亦然豈惟韓柳雖班馬亦
然夫鳥跡尚矣椎輪而已至于典謨已下蓋
亦皆君子潤色而行之若大輅然夫惟潤色
是以前言精矣可以傳後世故班馬韓柳後

世諸家亦皆讀書而後得通其義方其所自行亦唯刻苦古辭假以潤色乃標爲文章其他訓詁諸雅津梁後世也亦皆讀書而後視其文義前後所在從而釋之距古千載非親受古人蓋學而後得之昭然可觀也唯是學而後得之故我亦可學而得焉古人有心予忖度之其何所不爲

予嘗謂俗語方言隨代而變蓋魏晉已來姑置焉雖秦漢三代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豈無一種時行若後世的了囉哩者哉唯是鬼園卑俚不可傳誦小說九百既乃忽諸著令行法後死猶費數訓寧馨阿堵先達已眩突語皆足以證與代變移也唐已下一二語錄稗官傳以至今亦幸而然耳安能保其不朽百

世哉故文章之道潤色爲貴無方不行無世
不傳千載旦暮十里比肩唯此道爲尔
此方學者間或國字所拘一誦詩書方言顛
倒未始問句讀脉絡如何所謂焉哉乎也助
以爲章者頑然爲長物則雖頗通其義亦既
隔靴讀書之不痛快豈復遑乎操觚自施哉
我國語言之簡即附譯而讀書也旨異言同

每每相亂而人猶恃焉此已惑矣然尚可言
也至于助辭可意悟者雖彼之釋者間難其
言往往亦唯云某語助也不則亦唯云反語
也發語也何則意本泛焉乃從所誦各爲輕
重而能讀書者義自通也而此方猶有欲依
譯言而悉其趣者徒盡心力而求之也其趣
終不可見也可謂大惑矣

曰某字當在上某辭當在下竊竊乎論其所措唯恐倒置之不免也精則勤矣然要亦因國讀而立此法則簡髮數米亦一惑已文辭汗牛可勝既乎且學文者畏難怯疑之間必將紛然不免反致錯謬則非徒止益其害隨有孰與一洗譯言而披雲霧覩白日之為快哉

末學膚受不學文章徒謂苟為熟助語乃著作之巧亦自可得焉譬猶學造室目未嘗督繩手未嘗削墨而坐欲詳悉棟如何為上宇如何為下楹如何建之椽如何架之未可知曲面方勢匠心如何處置輪人小伎也猶且得之手而應於心況文章乎則助語已且不可熟文將奚時而得焉哉

世有盧氏助語辭。蓋授之鄉里小兒。以便吾
伊耳。而世猶視語助。不啻江海則亦皆云。文
章津筏。莫此若也。膚淺之書。見以為金科玉
條。今且指點一二。以引其惑。筌蹄既忘。其解
乃得。

文以足言。故古人助字之用。就之上下。而緩
其語者。蓋亦多矣。乃因緩焉。而轉之反之。承

之。送之。決之。絕之。因為咏歎。因為形勢。故有
為婉句。而徒用者。有為軟句。而連用者。有為
倒句。用之者。有欲語之勁。隋之空。用不用者。
或不必要。作為句絕。不帖借以藉之者。或不
必作意。以隔於上下者。文章不齊。用亦泛焉。
不可以言而盡也。為是故也。
詩之維。書之惟。春秋于字。其體已。左氏廣博。

疑辭未借邪也。蓋各從其所用而足矣。戰國諸家事多相襲而辭不必一。及于漢時。上論鴻烈。重出於韓嬰。劉向諸子者。事同古籍。而行文用字。大有徑庭。是不唯巧拙亦各從其所體而已。故其助辭。有有於彼而無於此者。多於此而少於彼者。太史公書。間有同時同辭。而字有詳略者。可見古人用法。非若後世。

殆為膠柱。

助字創見於秦漢以後者。固有之。六朝則有一種風流文字。其所由。蓋亦俚言已。唯是清言為韻。瓦石化為金玉。藝文多端。其道日弘。不可不知也。

焉也矣。之在句終也。固是指掌。然國言所習。遽見難於其別。略舉其輕重相應。尤易視者。

則可推矣。論語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孟子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

勝其任矣。又所以為砥礪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左傳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又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王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又馬陵之役，載楚王與伯犁望晉軍，問則用矣，答則用也，亦易視

者。也矣。焉在句中者。若詩云俾也可忘匪直也人也。近之字也。已也哉。連為緩聲。論語鮮矣仁。新注蓋為決意。然近乎於其說別見。今不必論。左傳晉鄭焉依。外傳焉作是。可以相證。於是乎。於我乎。惡乎。皆為助聲。其在句尾。及可數乎。與也。送辭同。左國有其與能幾何。

何辭之與有之句。與亦婉句耳。其非疑意。其或其唯。其不終乎之類。槩為發聲。少帶疑意。不指事物。不其然。亦其於然為緩已於字。助聲無意義者。孟子有以予觀於夫子。古文此類多矣。也者連用。後句解之。固也。然檀弓。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與單用者者奚別。之諸同義者。一端。爾禮記反哭。

升堂。及諸其所作也。莊子資章甫而適諸越。共與於乎同。左氏忽諸與焉同。又之字奇者。檀弓公曰未之上也。左傳淺之爲丈夫也。不其餒而非詠歌之聲。又王室而既卑矣。天而既厭周德矣。而今與乃今同例。則爲緩聲者多。則與即乃通用者。多在句中。非因上發下。哉在句中者。史記贊曰及其素異哉。

所聞在句尾者。袁盎傳贊說雖行哉。共與乎同意。非必嗟嘆。亦非疑意。禮記國人稱願。然曰又召縣子而問然。論語不得其死然。此類然字。皆與焉例。莊列中有然。則同於然而者。足以可以之。以莫之未之之。言之助已。他諸書所用焉。則有上焉下焉之類。之則有上之下之久之。以上數字。多爲緩聲。且輕。

者奇者然。古文斐然，每乃因此愈見其精彩。豈得視如弁髦哉？偶爾所記舉一例百，惟盧氏亦西序生耳。其取意也亦唯一二，宋注而已。則其之所言不過為舉業發之，何必責其不備哉？大抵後世科舉之文盛矣，士之所習無見非其物，乃顧見修古者則謂故為艱澁，此不可讀矣。吾黨進取之士，嚶嚶然稱復

古業則固不待余言，亦且多言數窮，不如退而誦古書，修古文，與之朝夕，待其化也。是置之莊岳之術也。

皇和享保甲寅春二月平安服元喬著

文筌小言 終

南郭先生之門時時有問助語之法者先生乃謂苟非染指文章其味亦不可知也雖則無隱頗煩其對遂筆數條以代誨言且以世有盧氏助語辭弁及其辨君嶽從帳前得之乃刊藏焉庶幾亦為同志省謄寫之勞已

門人烏石源君嶽謹識

享保甲寅三月

京都書林

須原屋平九衛門

